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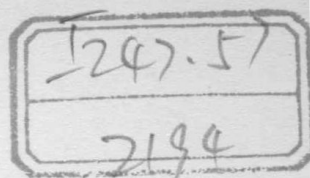
毕淑敏
心灵四书

Red Prescription

毕淑敏
著

红处方





貴陽中醫學院圖書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毕淑敏
心灵四书

Red Prescription

毕淑敏
著

红处方



中医学院 067375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处方/毕淑敏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(毕淑敏心灵四书)

ISBN 978-7-02-009990-0

I. ①红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1568号

责任编辑 胡玉萍 宋 强

责任校对 杨益民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69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5 插页6

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4年4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990-0

定 价 3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序

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予我的信任。感谢责任编辑，不辞劳苦地将我多年以来的长篇小说、散文等结集出版，给我的文字和读者以再次相逢的可能。

像个老农，回头一望，检点田中的出产。写作几十年，只有《红处方》《血玲珑》《拯救乳房》《女心理师》《花冠病毒》五部长篇小说，比起每年量可达百万字的同行们，心中惭愧。

低产作物。聊以自慰的是每一畦都用心耕作，不曾敷衍土地和时间。写的时候全神贯注，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节制自己的激情。长篇小说相当于文学的马拉松，若提前在某一个阶段全速发力，速度会令自己吃惊，但有可能伴随后劲不足。一个人是难以用跑百米的速度完成数十公里的长途跋涉，我喜欢日复一日持之以恒从不懈怠。

在我所有的长篇小说里，都始终关注着生命的危难与

提升。《红处方》是抒写人类和生理上心理上的毒品相搏的过程。《血玲珑》写的是人性中的善与恶如何扭曲纠缠的故事。《拯救乳房》是描绘女性和癌症奋争的群像。《女心理师》写的是人们心理上的困惑和救赎之路。《花冠病毒》是我的科幻作品，写地球上的所有生灵如何相依共荣，对人类将来的发展做出我的预测。

人们问过我，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生命主题呢？我也自己问自己。清理思绪，我觉得原因大致分为两个方面。一是我少年时就到西藏阿里当兵。（按照一种文学批评的观点，写作者的少年时代从出生持续到十八岁。我那时十六岁多一点，基本归在这个时间段。非成心装嫩。）高原狂风呼啸冰雪弥天，气候恶劣氧气稀薄。我从北京城出发，一头扑进了海拔五千米的世界屋脊，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，经常被恐惧压倒。在辽阔冰冷的高原，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微不足道，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。第二个原因，是我自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医学。我亲眼目睹近在咫尺的鲜血和鳞次栉比的死亡。我照料伺候生命垂危的伙伴，为年轻的烈士穿上贴身的尸衣。把解剖刀插进病亡者的骨缝，看秃鹫将天葬的人体叨啄为白骨嶙峋……我明白了人生在世，既残酷又宝贵。生命是我唯一可以掌控的东西，我决定穷毕生精力，将自己一生打理得有意义有意思，

丰饶幸福。

如果说长篇小说是一所有房屋有树木花草的院子，那么中短篇小说，就是一套套一间间独自安在的小房子，关起门来自成一家。一个写作者，有很多感想要对这个世界诉说。如果要说的话太多，故事大费周章，就成了长篇小说。如果要说的比较多，三几个人物或场景，就成了中短篇小说。如果要说的话虽少，但掏心掏肺，不虚构，不矫情，就成了散文。所以，我并不觉得文体之间有非常严格的界限。对我来说，最基本的尺度就是我只说自己相信的话。不要为了金钱、名声、得奖和讨好读者等等外在的需求，来差遣自己的写作。

回顾已经走过的路途，翻阅已经写下的文字，我充满感恩。年轻时，总以为自己可能活不到三十岁。在阿里太容易死于阵亡死于雪崩死于车祸和一切奇形怪状的高原病……现在我已年逾花甲，还能轻快呼吸健步奔走呼朋唤友东游西逛，实已大大出乎意料。更惊喜的是可以写我想写的东西，换点盘缠出游，这实在是我年轻时万万思谋不到的好事。

我珍视曾经的文字，它们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。思考死亡让我安静，洁净的文字和温暖慈悲的襟怀，是我追索的目标。当然，我也不拒绝严峻和淡然，因为生命中本来

就寒风凛冽荆棘丛生。

生命为何宝贵？不仅因为它是单程且不可重复，还因为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成长。生命何以流传？不是依赖基因广布，而是思维之火的相互点燃。

谢谢读者你。

毕淑敏

第1章

沈若鱼和母亲自南方旅游归来时，晒得像一段黑檀木。

先生到机场接她们，小心翼翼。好像母女俩是砍开的半个椰子，一碰就会汁液横流。本想把母亲接到自家，但老人坚持回干休所。送母亲回去安歇后，先生的精神才舒缓一些。

告诉你一件事，可别吓着。要有精神准备，把自己的红血球、白血球都调动起来，像城墙砖一样砌在那儿，抵御我这个消息的力度。先生郑重得吓人。

说吧，是不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搞了颠覆我的小动作？家庭兵变、第三者插足什么的，我时刻准备着。沈若鱼一边说，一边向外拿着南方特产。

比这要坏得多。先生不理睬她的打趣，沉痛万分。

沈若鱼不由得把手中的芒果扔到一边，说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先生说，简方宁死了。自杀。

他预备着沈若鱼大哭大叫，甚至私下准备了一条新毛巾，预备妻子号啕痛哭的时候堵枪眼。

不料沈若鱼什么也不说，只把挤压过的芒果摆在果盘的最上面，以便吃的时候优先处理，免得坏掉。

先生一字一顿地说，沈若鱼，我不是和你开玩笑。你的最好的朋友，有着几十年友谊记录，你临去南方前还和她朝夕相处的简方宁——她死了。听到没有？

沈若鱼说，咱们俩距离不到一米，我怎么会听不到？你安的什么心？为什么说了一遍又一遍？！

先生说，看你没有反应。

沈若鱼暴躁起来，你想要看什么反应？沉默不语就不是反应吗？

先生说，沈若鱼，我真惊讶。以前老是怕我死在前头，你可怎么办？现在我放心了。你对心爱的朋友暴死，都能这般无动于衷，还有什么风雨经受不起？

沈若鱼说，我已料到她会死。就像一个科学家计算出了冥王星的轨道外面，还有一颗冥外星。他在宇宙中发现了冥外星的踪迹，真如他预计的那般如期到达，你说他有什么吃惊的？

先生说，我想起一部电影的名字——女人比男人更凶残。

沈若鱼说，女人比男人更能忍耐。要是她决定死了，那就一定有活不下去的理由。

先生说，我觉得你从戒毒医院出来以后，更冷漠也更智慧了。

沈若鱼说，你的意思，是让大家都到那里去留留学？可惜简方宁这个戒毒医院的院长不在了，你想走后门插班，没机会了。

先生说，你就不想知道你最好的朋友是怎样告别人世的？真的大智若愚到了这种境界？

沈若鱼说，所有的事，我都知道。

先生大惊道，怎么一身巫气？简方宁前天去世，昨天她丈夫潘岗给我打的电话，死因不清，对外还属概不披露阶段，基本上是独家新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

猜的。沈若鱼淡淡地说。

我不信。先生摇头。做个试验，你先说她是死在哪里？

办公室。沈若鱼回答。

对了。可你怎么知道的？

她的办公室，真是个求死的好地方。家里有保姆，死起来，多受干扰。凡是有头脑的人，都不会愿意死在家里。再说吓唬了孩子，肯定方宁不忍。所以她不死便罢，倘若死，只有到办公室。沈若鱼冷静得好像在评点某一电视剧中的女主角。

你说她是怎么死的？先生又感惊骇。

吃安眠药。沈若鱼成竹在胸。

料事如神。先生伸出大拇指。紧接着又是那句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
这还用说？简方宁是个医生，整天同药打交道，自然是这件兵器最拿手了。电工自杀，肯定去摸电门。农民一仰脖就喝敌敌畏了。死是大事，又没经验，谁不想做得利索些？

沈若鱼说得头头是道，好像有一道现成的文字答案，悬挂面前。

你说她屋里还有什么吧。先生的脸因为恐怖有些变形，还是忍不住问。

就是说，除了她办公室常用的办公物品以外，还有什么？沈若鱼借重复问题的机会，延长了一下自己思考的时间。

是啊，说啊。先生估计沈若鱼回答不出。

可以把范围缩小一些吗？办公室很大。沈若鱼稍显困难地回忆着。

窗台上。先生宽宏大量地提示。

在窗台上，有一只空的药瓶。药瓶里装了一半的清水，水里插着一束……不，不是一束，那太奢侈了，方宁舍不得的。她不愿把自己的死，搞得那样豪

华……沈若鱼自言自语着，目射精光，好像在把一幅破碎的图片拼起来，殚精竭虑。

片刻之后，她坚定地说，在简方宁的办公室的窗台上，有一只空药瓶。瓶里有半瓶清水，里面插着一枝盛开的红玫瑰……

天哪！若鱼，你不要说下去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的老婆，我简直要到公安局报案，说你涉嫌谋杀了简方宁。你人不在这里，怎么会对现场知道得这样一清二楚？莫非有特异功能？

先生真的向后退了一步，远距离打量。

沈若鱼笑了，说，不是你提议玩个游戏的吗？

先生说，我现在提议，永远不谈这个话题。

沈若鱼说，那不可能。我还要问你，以简方宁做事的严谨和一贯风格来看，她应该有一份很精彩的遗书啊。

没有遗书，更谈不到精彩云云。只有一张小字条，写着：这件事与他人无关。底下是签名，还有时间，精确到小时和分，医嘱一样规矩。是深夜写的，然后就吞了大量的安眠药。还有一点异常的是，墙上原来有一幅油画，现在不知去向。怎么样，这你不知道吧？先生恢复了往日的镇定。

沈若鱼说，真对不起，就连这幅油画，我也知道。

先生答，潘岗说，人家这几天一直在询问他，以为他们夫妻之间有什么别扭。简方宁年富力强，人又漂亮精干。事业有为，正在向学术上的顶峰攀登，为什么自戕？实在是谜。你既然这么了解情况，还是找有关部门谈一谈。也算对朋友和她的家人，尽了最后的心意。

沈若鱼说，那也得看我愿不愿意、简方宁愿不愿意。

先生说，简方宁已经不在，你如何征求她的意见？

沈若鱼说，我有通灵之术。

第2章

沈若鱼走进景天星教授的办公室。

我是沈若鱼，简方宁的朋友。她说。您可能不了解我，但我很熟悉您。包括您爱吸中华牌罐装香烟。

景天星虽已退休，但终生的学者生涯，仍在沿着惯性运行。她几乎没有老迈之人难以排解的寂寞孤独感。年轻时，她就立志把一生献给科学，认定冰冷的学术世界是自己的终身伴侣。刚开始很多人为她的婚姻之事操心，以为曼妙女子矢志不嫁，如果不是生理有残疾肯定就是待价而沽，等待一位白马王子。

景天星用实际行动粉碎了人们的判断，她留苏留美，在对第一世界的周游中，更坚定了孤独一生的决心。

没工夫。婚姻是少慢差费的事。谈一次恋爱花的光阴，够我完成十篇论文的了。

在这种逻辑面前，人们只有知难而退。

老处女的身份使得她有格外的幸运。社会上，人们对不同于自己生活习惯的人报以非议，某些时刻又会因了世俗的相互争斗，给他们机会。特别是一个女人，若是没有家庭，人们会出于古怪的怜悯，在事业和仕途上不屑与她们计较。

景天星从厚重的书丛里，矜持而傲慢地打量着沈若鱼，说，你是简方宁的朋友，很好，我希望有人能记得她。我很忙，看在你是简方宁朋友的份儿上，我会见了你。这就足够了。

沈若鱼说，教授，要是我理解得不错，就是说您下逐客令了？可是，我们实际上什么还没有谈呢。

景天星说，你愿意，可以这么看。

沈若鱼说，我相信只要一句话，您就会求我留在这里同您长谈。

景天星说，太自信了吧？但你可以试试。

沈若鱼一字一顿地说——对于她的死，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教授雪白的短发垂了下来，横着遮住了她的眉眼，一时看不清面目表情。

我今天来找您，因为我知道，您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您，她不会从事这种非常的事业。如果她不从事这种事业，今天就会健康地活在阳光下。您是她死亡中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。我对您和简方宁所从事的工作的了解，比您想象的要多得多。比如0号戒毒方案和蓝斑。

哦？那是很尖端很秘密的！景天星大惊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她犀利地追问。

您告诉我，你们是怎么相识的，我就告诉您后面的一切。

景天星完全可以拒绝，她这一生，拒绝的事物太多了。作为一个独身女人，作为学术界某一领域的泰斗，她已把拒绝别人当做维护自身权威与神秘的法宝。但是在最心爱的助手的死亡面前，她丧失了勇气。

第3章

教授陷入深深的回忆。

我知道你是为什么，但我永不会说。

方宁，你在天上微笑着注视我的时候，嘴角是否有森然的冷意？

在大家眼中，你是那样完美。四十岁，正是一个女人最饱满的季节，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温暖。

责任是有分量的。它对四十岁的人和七十岁的人，感觉不相同。越老的人对责任越是珍惜。你年纪虽轻，心已经老了。因为看到了太多的苦难。

我希望我喜爱的人，我的助手，都是很杰出的人。如果她是女人，我希望她有很多追求者，这同我年轻时的想法不同。

一名医生，如果没有人爱他，体验不到人生悲欢离合的感情，就不能从根本上成为好手。从别人的爱戴中，可以感受到一种神圣的力量，血液一样灌注

胸膛。

原谅我的自私，你是我最好的搭档。我从你那里攫取无尽的临床资料，忘记了你所面临的危险。我和你的交往使我年轻。我不知这种作用是否双向——我使你感觉苍老。现在我知道答案了，你的死使我明白了你的负荷已到极限。

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比我们这一代要辛苦得多。在该上学的时候，被驱赶进了田野。我始终认为，你们当中一定能出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，却无法培育优秀的自然科学家。这不是你们这一代人的悲哀，是历史的一个把戏。

可是不信这个邪。原谅我打一个粗俗的比喻，你是一个过了裹小脚年龄的女孩，你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，可你一定要制造出一双惊世骇俗的三寸金莲。你残忍地将自己已经成型的脚骨打断，纳到科学家的模式里去。

我不知道这对不对，或者说值不值。

假如你不是这样一个好强到执拗的女人，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欣赏你。

当然，你不是为了我的欣赏才这样做的，这是你的天性。但我从你的身上，发现了年轻时的我，这使我惊异和欢乐。

每一个人都是高度自恋的，当我们夸奖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赞叹自己。尤其是在一个美丽的同性身上，发现了原是属于自己的某些特质，我们会高兴得不可思议。

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只觉得你是一个不难看的女人。对于一个终生从事严谨科学事业的老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一个年轻女人可能得到的最好评价了。

你是组织上给我安排的助手，但我拥有一票否决权。在你到来之前，我已经“枪毙”了许多卓有才华的年轻人。

我否决过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新鲜的洋博士，久经风霜的临床医生也纷纷落马。理由也许很不充分，甚至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。比如一个小伙子，只是因为他在浅色西服里面打了一条黑领带。这从服饰配色上当然也是允许的，但

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很不舒服，吓了一跳，好像在刷满石灰的半截树桩上，看到一条旧标语。

当然我可以收下他，然后对他说，小伙子，以后上班的时候，别这副打扮。他一定会听我的，这里是科学研究的前哨阵地，想做一番事业的年轻人趋之若鹜。但我忍住了。我知道他转身之后会对别人说，看，这就是老处女的臭毛病，我们不得不服从她。我不愿被人这样议论。最要紧的是我从这条领带里，看出他的协调性和整体观念有问题。这对科学家来说，十分致命。

我让他走了。说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当然与领带无关。这时他们把你送了来。

材料摆在我的写字台上，我想是下面人的一个恶作剧。他们摸不透我的口味，决定在无数美味珍肴之后，上一盘山野菜。

我用一秒钟扫了一眼你的简历，当兵，上学，当医生，刚刚转业回到这座大城市……你们这个年纪应有的洁白如纸清洁如水的历史。我注意了一下你的最终学历——工农兵学员。

我的眉头肯定是皱起来了，虽然我自己没有察觉。

工农兵学员是一批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孩子，在科学的道路上一直跛行。老知识分子永远以怜悯与淡漠的目光打量他们。

但是，我突然决定见见你。

心血来潮。

可能是卷宗上你的照片打动了我。你幽静典雅，有一种震慑人的优美气质。依我严谨的天性，一般是不会召见一位仅仅因为美丽，其他方面并不合格的候选人的。

我需要一位马上能开展工作的助手，他们怎么把你给派来了？这是你走进我的办公室后，我问你的第一句话。

此话刚一出口，我就感觉不妥。因为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，你只不过是一

枚被驱赶的卒子。

你说,我不一定能做好您的助手,但我保证能马上开展工作。

这绵里藏针的回答,使我一时接不上话。一般的人走进我的办公室,都会有短暂的惊愕,为它的富丽堂皇和书籍的众多。我不喜欢把办公室搞得像窝棚一般寒酸,我工作的场所,应该是一流的。当然那些从欧美回来的博士,肯定见过比我这儿更豪华的工作间,但他们也都恭敬地露出了惊奇。我知道这是一种礼貌,他们懂得一个求职的人,应该如何表现。

但是你固执地不把惊奇给我。你从骨子里渗出一种司空见惯的冷静,我不知道这种冷静从何而来,经历似乎没有提供给你这种优势。

你略显憔悴。也许是连日的奔波求职,折损了你的美貌。总而言之,当我一看到你,就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程序,开始以严格的助手条件衡量,接见初衷已不起任何决定意义。

这也许就是男人和女人,特别是男领导和女领导的不同之处了。

我想简化谈话,就把厚厚的一摞英文资料递给你,说,这是有关我们试验的新戒毒药品说明。你看完后,我们再来谈工作问题。

这可以算是一个刁难,也可以说是一个测验。两者间本没有原则的差异。如果你连这样基本的考察都过不了关,无论你的倩影多么使我有好感,你还是得毫不耽搁地从院长室离开。

所有工农兵学员的英语都不好。即使他们念了研究生,成了硕士、博士,也是工农兵牌的。学问上先天侏儒,英语永远战战兢兢。

可能有些绝对,但我这一生,就是这样走过来,勉强不得。我常常从蛛丝马迹上,承认或是否认一个人。

你走了。好几天没有露面。猜想某一刻,你会眼睛熬红却装作轻松地走进来说,院长,这材料我看完了。

依我对你们这茬人自尊心的了解,你废寝忘食地查词典请教别人,弄通个